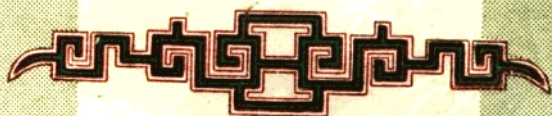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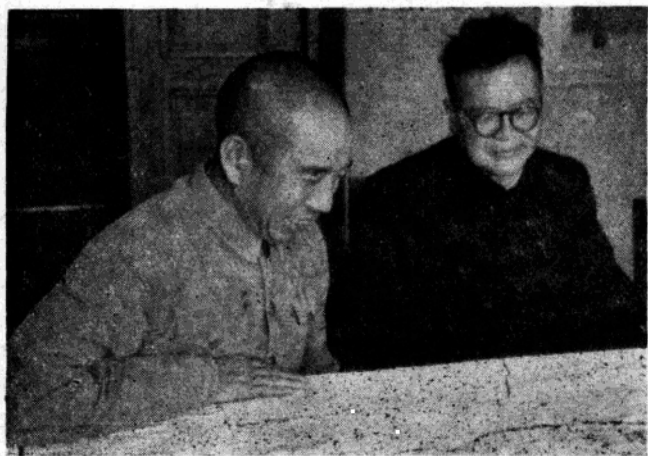


新疆紀行

浦熙修 著

平明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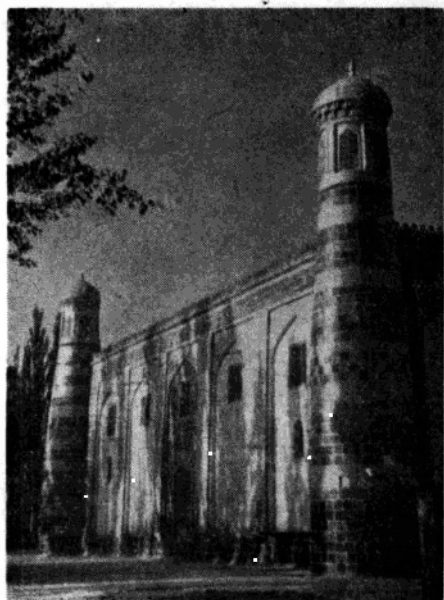
王震司令員正在辦公室裏看地圖，計劃新疆的開渠工程。

CAE-23/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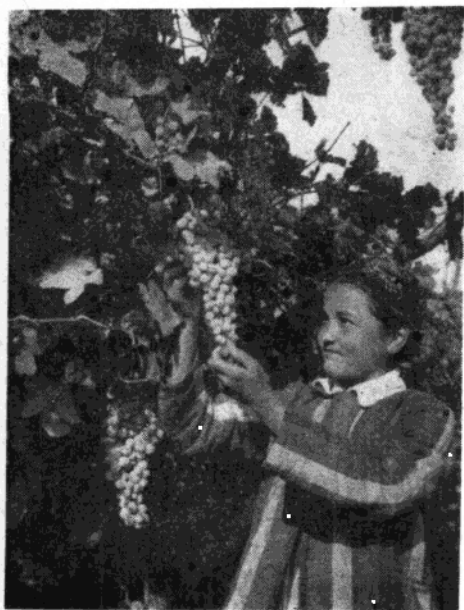
維族老鄉抱着哈密瓜和西瓜正在交易。

香妃墓外景。



阿不都尼牙子鄉長在自己的葡萄田裏。

維族女孩子在葡萄園裏摘取葡萄。



晒葡萄乾的房子。

目次

迪化印象·····	一
南山之遊·····	九
焉耆的新氣象·····	一七
鐵門關·····	二七
庫爾勒、輪台、庫車所見·····	三三
從喀什看南疆·····	四三
和闐的新生·····	五三
莎車、阿克蘇、拜城雜記·····	六六
著名的吐魯番盆地·····	七六

迪化印象

一九五一年七月十六日，中國人民赴朝慰問團的一部分同志，從蘭州飛往迪化進行傳達工作。四個月來的經歷彷彿雲海般洶湧在我的心頭。從關爭最激烈的朝鮮前線，我懂得了爲什麼要打擊敵人，應該怎樣打擊敵人。從北京開始，經過天津、西安、蘭州等地，作了無數次的傳達報告後，我一次比一次加深了在朝鮮的感受——愛與恨的界線。當你浸沉在羣衆歡呼的海洋中，控訴着敵人的暴行，讚揚着我軍的英勇時，那眼淚與歡樂凝結在一起的激情場面，誰能不爲之深深地感動？我們誰也不再是孤獨的人，誰也不能不放下沉重的包袱和人們一齊憤怒地高呼，一齊歡樂地歌頌！飛機飛了六小時，經過積雪萬年的祁連山，又飛到了耀目欲眩的天山頂上，越過了瑤池，前面便是目的地了。我們心中說不出的高興，今天要和生活在遙遠的邊疆上的兄弟民族一齊歡呼，一齊歌唱了。

王震司令員、鮑爾漢主席、蘇聯總領事地米揚諾夫，以及新疆各族各界的代表們在飛機場上已經等候好幾個鐘頭了。那大戈壁灘上的天然飛機場彷彿已被鮮花覆蓋起來，各兄弟民族以他們最出色的民族歌舞來歡迎我們。我愛聽那維吾爾族、哈薩克族用不純熟的漢語唱着的『東方紅』，我更愛看那烏孜別克族跳的勞動生產舞。右邊又傳來了幽揚的聲調：『過去是冰雪掩蓋的沙漠，今日變成了美麗的花園。』左邊一面舞着一面接着唱道：『勞動生產才能開鮮花，你要過好日子，就要勞動來發家。』美麗的新疆的面貌就這樣呈現在我的面前了。

我們的汽車直駛省府第一招待所，那是過去新疆的外交特派員公署。我在新疆所見的一些官府建築物都相當富麗堂皇，這不僅在迪化如此，就是在南疆各偏僻縣份的專員公署或縣政府也是如此。各地並都有容納兩三千人的大禮堂或俱樂部。這在內地各省份尤其是少見。這些建築物都是盛世才『進步時期』在蘇聯幫助之下建築起來的。這魔王一時的手法會給渴望光明的人以許多幻想，但他亦因而毀滅了更多的人，優秀的共產黨員毛澤民、陳潭秋同志等以及許多的民主人士都死在他的魔掌之下。

盛世才把新疆變成了各民族人民的牢獄。我在迪化所遇到的人——自鮑爾漢主席至工作同志——幾乎沒有一個人沒有坐過他的牢獄。迪化大半個城，只要是大一點的房屋，無論學校、教會，或民房幾乎都做過牢獄。在那苦難的年頭，夜幕一下，人們只要聽見汽車的聲音，便是性命交關了。盛世才的爪牙到處在抓人，他們用一頂黑布大帽子在被抓者的頭上一罩便把人帶走了。人們告訴我說：『在空中最能知道外面的政治氣候。那時正當蘇德戰爭的時候，如果莫斯科吃緊，那麼在牢中的「共產黨嫌疑犯」便要受種種虐待，上電刑、灌辣椒水，飲食也減半。但我們忽然又會被罩上一頂黑帽子被帶出去就醫，這就是蘇軍打了勝仗了。』魔王的心情是這樣地可鄙而可恨。

我們會見了王震司令員。這位爲着人民革命事業曾受傷七處的猛將正坐在這座大廈的辦公室裏爲新疆各族人民籌劃着幸福的生活。他在新疆二十萬分之一的地圖上像作戰一般的用紅綠線劃出精密的水道，指揮軍民生產工作。人們熟知他當年在南泥灣領導軍隊開荒的故事，人們信賴着他，相信在他的領導下會把戈壁變爲綠洲。辦公室面對着白雪皚皚的天山。他望着窗外的雪山悠然神往地對我們說：『新疆很少雨水，

有的地方終年不下雨。耕地面積全靠水利灌溉，這雪山上的雪水夠三千萬人口之用呢！他又細算着這筆賬：

『新疆十三個民族現在只有五百三十萬人口。已開墾的土地軍民一起共爲一千五百萬畝到二千萬畝。全軍指戰員一九五〇年原定開荒六十萬畝，但結果超額完成九十六萬二千餘畝，收穫量爲六千五百餘萬斤。今年不擴大耕種面積，抽調一部分人興修水利灌溉工程，但注意單位面積的收穫量。今年全年共耕種九十八萬畝，預計收穫量爲一億零八百餘萬斤。據蘇聯土壤專家的估計，新疆可增加墾地至一億畝；平均每人以三畝計，可供三千萬人口之用。』他回憶着過去南泥灣開墾的情況說：『這要比南泥灣的開荒困難得多，但其發展的前途是不可計量的。』

我們在他的地圖上看見了一個興修水利灌溉工程的五年計劃。這計劃從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四年共修水利灌溉工程五百萬畝。這是一個偉大的計劃，全軍指戰員將從渺無人烟的戈壁灘上修建五條大渠——和平渠、南大渠、北大渠、勝利渠、紅星渠。五大渠的主要幹渠全長共爲三百八十點五公里，加上支渠將爲八百公里。這些渠道完成後，

新疆即將經營大規模的機械化集體農場。

我們從他的談話中又看見了新疆工業化的遠景。

『北疆將建立工業區。迪化附近正在修建的有蘇聯專家設計的一個全國最大的汽車機械修理裝配廠，有自上海遷來的紡紗廠與煉鋼廠。另外水泥廠、發電廠、煉糖廠等也都已勘定地址即將動工了。』

中蘇合辦的烏蘇油礦及有色金屬礦也都已開工了。明年烏蘇油礦即將大量出油。烏蘇的油質比甘肅玉門油礦的好得多，新疆的交通、工業、農業將賴以大大地發展。』

我這時彷彿覺得有幾千輛拖拉機正在廣漠的原野上馳騁，美麗的天山正照耀着林立的烟囱，新疆各族人民正在集體農場上，或正在各種工廠裏愉快而幸福地工作着。這偉大的景象來到新疆並不太遙遠了。

新疆各族人民正以加速的步伐邁向這偉大的前途。在迪化街頭，我看見人們指着那與『督辦公署』遙遙相對的天山大廈驕傲地說：『國民黨時代造了幾年沒有完成的建築，我們今年幾個月便修起了。』天山大廈是省人民政府的辦公廳，裏面有大會堂

與大禮堂，省府的各廳處都集中在此辦公。我們曾和各族人民的領袖在裏面舉行過多次晚會並聽過戲。那和睦的氣氛與輝煌的景色和當年『督辦公署』那種望而生畏的建築迥然不同了。可驕傲的事情多着呢！我們曾去迪化郊外三十里的大戈壁灘上參觀紅雁池蓄水庫的修建工程。這也是國民黨時代就計劃修建的，但從來沒有放過水。去年在人民解放軍與民工們的忘我勞動下，那險峻的山坡上便出現了一座高大的建築物。今年五月初在這高大的建築物的涵洞中流出來了一股激流。蓄水庫的低放水閘近代化的工程宣告完成。這使三萬六千畝地得到了水利的灌溉。預計今冬可完成高放水閘工程，灌溉的農田可增為六萬畝。這不僅值得驕傲而且是奇蹟了。

抗美援朝運動更加快了新疆各族人民邁進的步伐。舉例來說，我們到時，迪化市正在修建柏油馬路。在我們作了傳達報告後，迪化市各族各界人民展開了獻工獻款運動來加速修好馬路作為抗美援朝運動的具體工作。迪化原來是滿目風沙的市區，但兩個月後當我從南疆回來，它的面貌完全改觀了。路面是那樣的潔淨平坦，馬路兩旁的臭水溝也都疏濬一新，溝兩旁砌了石坂，溝底灌上水泥凝結的細沙漿，上面蓋上新木板。清澈

的流水從南樑一直流到北門外。這是什麼力量驅使着人們這樣做呢？志願軍的英勇行為給了他們克服一切困難的力量。在生產部隊中還有着這樣一句口號：『我們要把新疆建設得像個美麗的大花園似的，來歡迎我們的彭老總回國，歡迎把紅旗插遍大西北的彭老總到新疆來看一看。』最動人的一件事是住在迪化七區五街的一位一百零二歲的維族老太太吾湖尼沙汗也訂立了愛國計劃，她要每月紡線增產一八〇元新幣買飛機大砲。（新幣每元折合人民幣三百五十元。新疆於一九五一年十月一日改用人民幣。我們到時尚未改，故此處仍以新幣計算。）迪化的各族各界都訂了具體而切實的愛國公約。我們走進辦公室，或者每個家庭，常會發現牆頭貼着各自的愛國公約。這是各族人民走向光明建設大道的里程表啊！

我從南疆回來正趕上迪化國慶日的大遊行。十二萬人的都市組織了十萬人的遊行隊伍。在那燈火輝煌之夜，各族人民以無限的歡騰檢閱着自己的隊伍，他們用智慧創造着自己的理想，首先是一列用綵燈紮成的『迪蘭號』火車開駛過來了。人們用震天般的歡呼聲迎接了這五年或者十年後的事實。接着飛機、坦克、汽車、輪船等各色各樣的

綵燈依次前進。秧歌隊與民族歌舞隊參雜其間。『民族大團結』的歌聲響徹雲霄。我呼吸在這歡樂的空氣中，我想到了北京的國慶之夜，我想念着毛主席。我心不能安，我走出了城郊。烏魯木齊河正沿着迪化城西緩緩地流着，河那邊成千隻的羊羣已經隨着牧羊人晚歸了。一隊清澈的駝鈴聲彷彿正爲這歡騰的都市奏着幽美的節拍。北京啊，迪化啊，祖國的每一塊大地啊因爲有了你——毛主席——才顯得這般莊嚴與瑰麗。

南山之遊

在迪化傳達報告完畢後，鮑爾漢主席約我們到南山一遊。

南山是哈薩克族的牧區，距迪化七十四公里。我真描寫不出那是怎樣一個別有洞天的地方！汽車走了兩小時，便進入山區了。崎嶇的山路，使得汽車時時拋錨，我們索性下車步行。滿山的雲杉挺立秀拔。它不是北京公園內的蒼松，也不是朝鮮山頭清秀的小松，它像一座座寶塔似的直聳雲際。山腳邊開遍了各色野花草。還是七月中旬的氣候，我穿着毛線衣已感覺寒冷了。走過曲曲折折的山路，前面豁然開朗，那一望無際的高山草原彷彿天然鋪設的綠絨地毯一般。馬、牛、羊羣逍遙自在，在上面散步。這像神仙世界般的仙境卻曾被魔鬼盤踞着。這的不要說了，就是在去年此時，烏斯滿的股匪還不時出沒其間，去年匪幫們還拉去了一百二十個牧民，三百二十頂帳棚，以及無數的馬匹。人民解放軍前來肅清了股匪，哈族牧民才過着安居樂業的生活。

我們的來臨，使得牧民們忙碌起來了。他們有的趕着馬駒子從下面山溝裏担來了一桶桶的清水，有的騎在馬上擔來了一頂頂大帳棚。婦女兒童們一齊動手就在這綠絨般的草地上搭起了帳棚——這是一種遊牧包，也叫着蒙古包。他們又在樹根前搭起了爐灶，並且從羊羣中挑選了兩隻肥大的羊來宰殺。空氣是那麼清新，景色是那麼美麗，我們每個人禁不住挑選了馬匹試馬於天山腳下。他們用驚異的眼光望着我們那不熟練的姿式，他們時時趕着前來扶一把，教我們怎樣騎得更好些。啊！我真陶醉在這大自然的懷抱中了。

試馬歸來，我們就在如茵的綠草地上和他們舉行了座談會。通過翻譯，我們僅僅了解：這裏是南山最大的一個鄉，共有三百戶人家。其中五十戶是牧主，但僅十戶有牧場。最大的牧主有一百匹馬，五十頭牛，三百匹羊。中等人家有十馬十牛五十隻羊的（按：此地所謂的『牧主』恐怕也包括富牧、中牧了。）其餘二百五十戶都是貧苦牧民。有一家七八口人，只有一兩匹馬，七八隻羊。也有的什麼都沒有的。貧苦牧民終年為牧主勞動，但還養活不了全家。他們有的便只有靠伐木爲生了。

『政府目前應該幫助你們解決些什麼問題呢？』我們問他們。

『我們不曉得爲什麼自古以來，牧場便是有錢人的。』他們述說着他們的哀怨。『我們放二十四匹馬二十頭牛吃四個月的草便要給牧場主三歲的牛五頭。有時牧場主要錢不要牛，而我們的牛一時又賣不出去，那就不能不把牛賤價折錢，吃虧的當然是貧苦的牧民。因此我們希望政府的減租反霸政策要在各民族間無區別地執行。牧區也須要減租反霸，最貧苦的牧民應該無須再付租金了。』（按新疆農業地區今年已普遍試行減租反霸，惟牧區尙未實行。）

『其次，』他們接着說下去，『貧苦的牧民一般是靠伐木爲生。但自政府禁止砍伐樹木以來，我們斷絕了生活的來源。我們不知道樹林中倒下去的廢料是否還准我們砍伐？同時我們也希望政府更有另外救濟的辦法。』

和我們同來的新疆分局第三書記張邦英同志記下了他們的要求。他答應回去仔細研究後予以答覆。

他們對於今日人民政府能夠深入了解他們的痛苦并予以解決，感到莫大的欣慰。

他們說：『過去官家人來總是住在大巴爺家裏（新疆各族人民稱老財爲大巴爺）那有我們窮人說話的餘地？現在不同了，你們專來照顧我們窮人。這是毛主席的大恩典啊！』他們商議了一下，要共同獻出九隻羊給我們。我們說：『毛主席關心你們，會知道你們的痛苦。這些羊還應該留下來爲你們自己用。』

人民政府給這裏的哈族牧民們帶來了什麼好處呢？他們最感激的是今年春天牲畜的口蹄疫傳染病的防止。他們說：『過去牲畜患口蹄疫傳染病而死的死亡率最高曾達百分之九十。經過人民政府獸醫專家深入的治療，這種死亡率已經大大減少，今年只有百分之十，目前可以說已經停止了。』

牧民們長久以來所受的深重苦難不是一下可以解除的。解放後，新疆分局與新疆省人民政府曾派遣了工作組深入各民族地區調查。他們在牧區中調查到牧民所受牧主與喇嘛在政治、經濟、宗教等各方面的剝削，其程度之深已到了不能生活的地步。牧區、蒙、哈兩族的人口因此逐年在減少。這在新疆分局陸續編印的『新疆社會調查』中都有詳細的紀錄，我不在這裏多說了。我深信人民政府是能挽救這種危險的，我深信人民